宁波晚报
责编/李菁 审读/胡红亚 美编/徐哨 照排/余佳维

川上之木

□李建军

十多年前与望春桥相遇在日落时分。

落日西垂。逆光中，是城市尖锐的轮廓。

城乡公交车在颠簸中驶向那日落的地方。我坐在车里，静静望着车外的风景。车到望春，进入眼底的就是望春桥，平生第一次见到这样孤独而凄美的风景：

血色的落日和城市起伏的轮廓是背景，在这巨大的背景映衬下是一座圆拱石桥，桥身正中朝西一侧竟从石头中长出一棵树来。因是寒冬，树枝上无一片叶子，只剩枝丫疏疏朗朗，斜挂于红日之上。一个墨色的背影，缓缓走上桥面，然后立在石桥树边，静望日落的方向。这一刻，我能清晰看到他的眼眉，那眉目中有失落，有乡愁，还有生命里最动人的诗行。

我想下车去追寻，去独立桥头，去静默的石桥和枯树旁聆听流水潺潺，聆听与桥有关的所有故事和传说，然后让时间将我与这桥一起成为岁月里的风景。但我没有下车。也许当时有另一种悲伤将我占据。

九年后的一个冬日黄昏，当我再一次见到这一幕时，没有了犹豫，带着蕴藏已久的热情下车。因为修建地铁，路的周围隔了一层铁丝网，走了几里路才从一个小铁丝网中找到入口。

终于见到你，生命里一道安静的风景。

静静走上石桥，一级一级，每走一步，桥对面的村落就愈加清晰，还有成片的田野，以及躺在人家门口的黄狗。这一切都没有声音，是世上人家的安详。

朝向日落的方向，多年前的落日与今日的似乎没有什么区别，只是看日落的人已经从一个青涩的大学生转变为纠缠于人世的青年。但他心底那无声的诗，永远不会变，这诗与此时的夕阳一起静默，与此时眼前的枯枝一起静默，还同桥下的流水一同静默着。正是因为这孤独的静默，所以我们可以远离身后城市的喧嚣。

一直奇怪于这棵树的生长，如何在没有土壤的环境中汲取养分？偶然机缘，与一位老人家一同站在桥上凝望，老人说这棵树的根钻过石墩的缝隙延伸到了河边土壤，这样河水与土壤的养分才能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枝、干和叶。于是这棵树便能年年岁岁枯复绿、绿再枯。

长在河边的树，慢慢成为我生命的意象。

表妹得了慢性疾病，我去看她，她整个人精神萎靡，怕她一个人在家胡思乱想，便强行要求她陪我出去走走。我们走在水库边上，她一直唉声叹气，说道理都懂，但是遇到事情了还是无法收拾心情，面对生活。寻寻觅觅，想了许多安慰的话，但我知道，能让她真正走出生命泥淖的只有她自己。于是我不再说什么，只是安安静静地陪她走一阵。水库边上密密层层都是树，乡下的树没人打理，天地不仁，树按照自然生命的轨迹生长，将根一天天、一年年伸向水库边，这样即便是干旱天也不至于枯死。

为了鼓励表妹勇敢面对生活，便想抄一些名言给她，一句格言深深攫住了我的心：

“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。”

不是每一个生命之根都能得到舒适的生长地，不是每一场暴风雨都会预先告知，无常是生命的常态，面对这不可预知的世界，我们能做的，就是让自己的根系深深扎在大地上，坚守自己的方寸之地，将根须伸探到溪流上，精神的源头永远不会枯竭。

就像我，一个普通的老师，世界很小，两点一线，在校园里每天围着孩子转，偶尔可以停下脚步看看校园里的花草树木，偶尔能够放飞思绪，回望过去。当我觉得自己会跟所有老师一样时，是文学让我超拔于琐碎的现实，通过文字，与天地精神相往来，于是一朵花不再是一朵花，一棵树不再是一棵树，教育也戴上了神圣的光环。

我渴望自己成为这样一棵树：立在教育的土壤上，一条文学的溪流静静地从身边流过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干枯。

弃与留

□童鸿杰

弃，可以解释为废除，如《尚书》之“怠弃三正，天用剿绝其命”；可以解释为忘记，如《左传》之“南鹏、子仲之忧，其庸可弃乎？”还可以解释为扔掉，如《七哀》之“抛子弃草间”。

村上春树的新书名为《弃猫》，是为何意？原来作者以儿时丢弃家猫的事为切口，描述了父亲参加战争，给他们家族造成的改变，反思了战争的错误，也和逝去的父亲和解。

作者的父亲曾皈依佛门，为什么要弃猫呢？这是个谜。

日本的猫，据说是奈良时期的遣唐使，为了防止携带的佛经被混进船舱的老鼠啃噬而随船带去的。所以日本的僧众对猫自有尊崇。

佛门弟子是否都爱猫？有一则南泉禅师“斩猫”的公案，南泉山禅院分东、西二堂，两堂学僧都要得到一只猫去驱鼠因而交恶。南泉禅师说：任何人道得出夺猫事件的禅悟之境，便可以救取这只猫儿；道不出，我就要斩了它。学僧们无以应对。南泉禅师一刀便把猫儿斩杀，意在让学僧们体会到生死如幻、命若游丝、此猫谁属无有定相的禅理。

近日天寒，楼道里多了一只不知何来的老猫。沉静的面容，威武的胡须，那是一种猫族长久延续的姿势，尽管老去，但不失优雅。家人好心喂它食物，又开了车库让它避寒。相比那只被无辜斩首的猫，这只猫算是被温柔以待。

书中开场那只被扔弃的猫，最终先父子一步从被遗弃的海滩跑回了家，从此得以存留。而文末另一只白色的小奶猫，因为独自爬上了巨松无法返回，而最终遭到了舍弃。

舍弃和存留都是偶然吗？还是矛盾对立，互为悖论？又或许这两者在自然界中始终巧妙共存。

去梅山，偶尔可以看到盐场晒盐。大晴天，在盐田里放进海水，连日暴晒。渐渐地，这原本苦涩而浑浊的海水在阳光弃去水分，留下世间不可或缺的生命之盐。

寒潮来袭，凌可老师在朋友圈中感慨：“喜花开，愁花谢，怎生是个好。”有人留言：“化作春泥还护花。”花舍弃了鲜艳的花朵、宽阔的绿叶，却留下了养分，春天又重生。

伟大的人生是一场弃与留的旅程。

文王因被囚禁而演《周易》，孔子因遭厄运而写《春秋》，屈原因被流放而写下《九章》。司马迁少年时就涉猎群书，立志继承父业，奈何“李陵事件”使他面临宫刑。面对这奇耻大辱，他不是叹息、沉沦，而是“幽而发愤”，终于写出了“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《史记》。

这些圣贤握紧手中的笔，扬起命运的帆，用更加强大的精神，对抗不公和苦难，留下伟大的作品，见证不朽的抗争。

而普通人，同样也在风雨中追寻着弃与留的真谛。

身边的一位朋友，十几年前经历下岗风波，遭遇创业失败，一度随波逐流，甚至想要放弃生命。后来痛定思痛，放下执着。工作之余，看书写字，投身志愿服务。渐渐地，人生展开了不一样的画卷：先后被评为“北仑好人”、“北仑区百姓学习之星”、“北仑区全民阅读推广使者”。2020年组建了宁波职工悦读志愿服务大队，至今已为近万名热爱阅读的职工提供志愿服务。最近，又被推荐参加“宁波市最美志愿者”的评选。

“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；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。”面对倏忽而逝的光阴，李白壮志未酬，满怀惆怅。在他所处的时代，他注定只能“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”。

而我们呢？我们或许只是无数滴落向宽阔大地的雨滴中无名的一滴，随时都可能被代替。但是每一滴雨水都可以留下独一无二的记忆，或浇灌草木，或滋润人心，或水声潺潺，或奔流到海。这姿态值得尊重，值得铭记，更值得喝彩。

此刻，我就是一滴雨水，随着水流前行。我看到一条鱼跃出水面，像一把被抽出的刀，斩向流水。水面割破，泄露了一条河想要奔赴大海的秘密。水边，一个归家的樵夫，挑着一担薪火，身后是无尽的绿草和春光。一只猫，闪着金光没入草丛，不知去处。

总第7038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